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十七

明梅鼎祚編

孫冲之

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從子勛起兵加輔國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

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即偽位于尋陽

前廢帝狂悖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尋陽內史勸子勛舉兵未發而太宗先定亂自立進子勛位號琬不從遣冲之等下據赭圻冲之于道與子勛書詐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兵進大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同逆皆夷滅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

颺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

洲則一麾定矣

宋書

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歷左將軍揚州刺史

奉太宗啓書

安都為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
安都不受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
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
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款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

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四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

宋書

王景文

名或以字行太保弘之族歷中書監太子太傅賜死

與王道隆書

道隆吳興烏程人為太宗所委信厯右軍將軍桂陽王兵至見殺

景文為江州刺史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謂在江州不能潔已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

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
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
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

啓

宋書

求解揚州表

景文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復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時太子及皇子並小上稍為身後計頗疑忌將帥諸大臣景文又外戚貴戚恒懼禍及乃

自陳求解揚州太宗詔報

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

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焦戰無地容處六
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祿求
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
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
比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
識此人即問郝顥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
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畧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
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

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
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條已七
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
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
況臣髮醜人羣病絕力効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
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
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明帝手詔譬王景文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
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
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
漠蕪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闕卿也恒妻
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
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耶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
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
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于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

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啟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有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

童並依錄格絜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絜淡淡
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
今雖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貴而不闕朝政可安不懼差
於絜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
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鴈兩失有心于避禍不如
無心于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
於踐蹋高崖之修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
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

斃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數死于溝瀆死于途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

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聖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于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

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祿
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

預圖耶

並宋書居貴要南史
作人居貴要聖作理

劉勔

字伯猷彭城人歷守尚書
右僕射中領軍以戰死

具條賈元友所上書對

勔秦始中為征虜將軍
豫州刺史屢破魏衆于

汝陽許昌時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
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

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
答勔對納之元友議遂寢

元友稱魏主幼弱奸偽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為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敵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湏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敵于懸瓠開驛保敵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湏闕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郾以受腹背之灾且七千餘家豐積而敵猶當遠運為糧是威不制民

非異計元友又云敵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于今日臣又以為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微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敵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郢城臣又以為郢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

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于是為難元友又云敵圍逼汝陰遁魂二歲為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為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敵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拍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

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以
為魯奴與敵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
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閤欺兼王景直是
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
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
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
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
里中使兵食無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已來倉荒遠

人多干國議負僭歸闕甘勸討魏魯爽誕說實挫國威
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
貽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途裁
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王琨

琅瑯臨沂人宋右光祿大夫入齊終侍中

上言從孫佟襲封表

琨泰始元年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從兄華孫長

襲封為新建侯嗜酒多讐失琨上表

臣門姓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資常猥猶

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
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立保退
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

南齊書

謝超宗

靈運孫仕宋義興太守入齊歷征北諮議參軍坐怨恣徙越州賜死

策秀才議

秦始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

一不合與第超宗為尚書殿中郎議詔從宰

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
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

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

南齊書

孫覲

江夏王女服議

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

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覲重奏右丞江謚又奏詔可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

日

江謐

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仕宋吏部郎入齊為左民尚書掌吏部

又奏孫覓

覓又結免贖論詔可

覓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

南齊書

垣崇祖

字敬遠下邳人宋兗州刺史入齊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乞假名號啓

崇祖為朐山成主拒魏因欲恢復淮北啓明帝以為輔國將軍北琅

邪蘭陵二

郡太守

淮北士民力屈于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

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
可立第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幸甚

幸甚

南齊書

虞通之

會稽餘姚人善言易為明
帝近臣入齊至出兵校尉

明堂頌

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颺輝服
夏擅芳無數伊典有煥斯章繇繇教樞翳翳化紀聲沉
五都風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光圖麗

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殷殷華海
鑒盥孚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盈

檀珪

字伯玉高平金鄉人祖韶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討盧循合門從義特見寵授

與王僧虔書

僧虔見齊

僧虔元徽中為吏部尚書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叅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僧虔答書未允珪人與僧虔書乃用為安城郡丞

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
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媿帝室祖兄二

世靡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
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
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物
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
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
為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
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
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

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
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叅軍檀珪父
釋褐亦為中軍叅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于婚宦不
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叅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
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勛異績已不
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王僧虔答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

即代殷亦不見訴為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
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自何可遂
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

南史

佐佑作
左右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
勛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
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

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
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
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
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
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
佐非沐食之職叅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寶羞空懸
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
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

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

並南齊書

丘巨源

蘭陵人入齊歷餘
杭令以事見殺

與尚書令袁粲書

巨源宋明帝時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
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
遣迎之巨源因齊太祖使留京師桂陽事起
使于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
有封賞乃與粲書竟不被申及沈攸之事起
為尚書符荊州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
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

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
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
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
起呼吸雖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
當此之時心驚億兆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
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
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
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

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
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
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為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
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
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
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
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
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

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
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
鑿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轅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
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
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鱗馬雲翔至
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闕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殿塵
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耶民俱國策迅足馳
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

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斲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絰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南齊書

為尚書符荊州討沈攸之

南齊書丘巨源傳云沈攸之事太祖使巨

源為尚書符荊州其文載柳世隆傳而沈約宋書沈攸之傳江淹集又並載為尚書符與此辭有同異計必巨源與淹同時各撰或用淹文故載宋書耳今以齊書者屬巨源宋書者屬附淹兩存之紀與集亦小異

沈攸之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廢
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
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
金童太壹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
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
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鄴寄賣
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秦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
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

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
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迴溪之恥冀有封峭之捷故
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
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
于顏普天同哀已以為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
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侯迎肆意陵略料擇
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
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

興造無端乃感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
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
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于此昔
歲桂陽內燹宗廟玷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
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
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叛入
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讐遇民如草
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魏法一人逃

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
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
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有常憤
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
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
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
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
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

軍振武將軍邵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
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
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
將軍新亭侯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
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
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舻二萬駱驛
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叅軍郭文考撫軍中
兵叅軍程隱儒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津要

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敕勤屯騎
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
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
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
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
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概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旂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

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
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
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讐怨
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
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
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
之典有如皎日

何昌寓

字儼望廬江潯人入齊歷侍
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書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至是啓道成又與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
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
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微之間政闕
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懃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
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

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
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
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
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
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
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
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寔義切于
心痛入骨髓滌腸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

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
碎首不足上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
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
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于
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
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
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
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
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于羣醜覘察繼蹤疑防
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
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
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貧處東
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
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
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
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
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
不分耶田叔不言梁事袁絃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為世
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

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
祁大夫而獲亮房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
知豈不眷眷于明顧碎首抽脇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
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
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

並南齊書

沈攸之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
歷荊州刺史郢城兵敗自經死

與武陵王贊賤

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自郢州徙荊州

攸之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剗斷之具以示攸攸之便有異志齊王蕭道成輔政遣軍西討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贊賤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荊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闕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于聖察襲遠之舉近擁于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

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
卒裂豁卷鐵之將煙騰颺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
敢不先布下情

又與武陵王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辦
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
豈不知俛眉苟姿保養餘齒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
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于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

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于殿下若使天必
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
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
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于聖心何如

並宋書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初攸之與齊太祖于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
歡好以長女妻攸之子元和及為荊州刺史
聚斂兵力高道慶自江陵還都道攸之反狀
太祖既弒蒼梧王立順帝以張敬兒督雍梁
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部伍汭汚口
敬兒陽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是時太祖位司

空纂形已成攸之舉兵遣使報敬兒敬兒斬之攸之下當襲江陵遺太祖書太祖答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
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乃
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
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于舍人
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天
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寔闕于厚及明帝龍飛諸
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

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
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
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
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往一告未
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于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
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聞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
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
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

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
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
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寔為膏腴人位並
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
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耶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
為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
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
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縱為宗社大計

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耶乃復慮以家為啗以爵賞
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而
有近日之事耶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
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于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
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
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
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
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

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未忘于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于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于臣節桓氏亦得免于脇奪凡是諸事布于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

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忭實是披心罄
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刼奪天藏器械金寶
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管
籥悉闕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
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
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
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內若德允
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

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修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怵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耶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于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奸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奸折謀誠節慨惋隔硤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

言但此目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于千載放筆增歎公
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
自知投杖無疆為必先及

南史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宋儼之辭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周顒傳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為耻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
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盖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
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

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歛袂定交款著
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
至于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
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
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
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
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
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

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謫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耶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

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
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
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耶元徽末德執亡裡祀足
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
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修廢立有
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禮
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
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于

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于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
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
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
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
邦家勛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
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
亦謂微勛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
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

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頓策
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
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
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
表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
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
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
耶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跖無乃近誣哉謂吾不

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
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
即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
迎周茂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董餘劣弱
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荊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
足下為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
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
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天

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為人臣者固若是耶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睿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于此可徵不朝如此

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
戟以指魏闕不亦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耶賢子
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
咄咄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
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

並南齊書
言一作流言助

一作
為

袁粲

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初
名愍孫歷位中書監為齊高帝所害

妙德先生傳

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
德先生傳續松康高士傳以自况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
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
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
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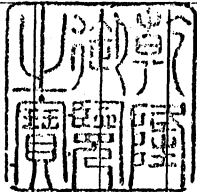
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
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
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
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臨終啓

祭領司徒加侍中順帝即位遷中書監齊高
帝方革命祭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與劉秉
等將謀矯太后令攻高帝于朝堂事敗祭還
坐列燭自照仍求筆作啓為軍主戴僧靜所
殺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

南史



宋文紀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十八

明 梅鼎祚 編

周山文

皇弟訓養母服制議

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

未詳服制下禮官議
正參議並同山文議

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

孫緬

前左丞

廟祠執爵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

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當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周山文韓貞孫

緬並議上
詔緬為允

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博士顏變等同山文

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

兼太常丞韓賁議

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旁尊也親執觴杓
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惟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
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
在我猶子祭孫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
之有司

前左丞孫緬議

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
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

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闕宮非唯不躬奉迺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

殷匪子

昭太后廟毀置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議太常

丞韓賁都令史殷匪子並議左丞王湛重參議謂以幣備告二廟莊毀殿主於北牆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為允詔可

韓賁議

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
猶親盡則毀况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禘之前代未見
其準

殷匪子議

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
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
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
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

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
趙后即安於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
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
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
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
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
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薶於廟兩階
之間按階間本以薶告幣薶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

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葬於廟之北牆，最為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葬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降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

沈侯之

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議

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單衣，幘後，廢帝元

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儵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請臺詳議。曹郎中沈侯之議：不宜改儵又上議及侯之再議。參詳並同儵議，遂寢。

王儉議

春秋國語云兒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盛禮衣冠
為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
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
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
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
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衣而已此則公違
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

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
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為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
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
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
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為疑按令稱諸有無官皆從重
官之例尋內官為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
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為
卑則宜依以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義所先請臺

詳服

沈侯之議

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
周冠佩革於秦漢宜必殊代襲容改尚沿物哉夫邇貂
假近侍之首賤憤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况
朱裳以朝緬項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為定章事
成永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益何
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類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

王儉又議

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
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
服損非唯鉉佐用舍既久即為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
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
懲改則當上闕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
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為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
謂其儀為頽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于高議申明舊典

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為鉉佐之明
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違官簡
略為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于王庭長史掾屬朱衣
以就列于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
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為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
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

沈侯之又議

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

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黻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咎達官之簡略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闕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舄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固不如一此皆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既革之餘文臺據永行之成典良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

行迷

孔欣

七誨

太平御覽

携同好命瓜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叅雲張羅

王叔之

一作淑之藝文諸書或云晉人或云宋人按唐經籍志宋王叔之集十卷隨經籍志

有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叔與叔字相類恐是一人亦晉而入宋者也又有王升之在晉叔字有作升者頗與升類或摠一人今不可考

舟贊

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父鼓枻清謳

蘭菊銘

蘭既春數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豔羣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送隱論

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為者也而生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

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
隱者於已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
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懷舊賦序

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冬多
閒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為索居之友道濟因
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閑書見其手跡皎若
平日悽悵傷心

傷孤鳥詩序

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頃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悲鳴感微禽之有心遂為詩以傷之

翟雉賦序

余在荆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為賦云

臧道顏

御覽作臧
彥或其名

弔驢文

初學記載宋素淑大蘭
王九錫文後因附宋

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跡故銓才授任必求之

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
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
直稟性沈雅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諸葛闡

禁革飾錄奏

太平御覽引宋書
沈約宋書不載

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變
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仲冬南至有五絲命縷之
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縻無用之工玄黃侵衣革

之費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棄部一邑
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荀倫

初學今本
作荀倫誤

與河伯牋

異苑云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
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
投牋與河伯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
牋謝之初學記不載其事異苑不載其文
異苑劉敬叔所撰荀倫
疑是晉末宋初聊從初學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

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摠百川而為主

初學記

晁道元

一作晉人

與吞公牋

吞他前切姓族書有吞景雲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
宇纔容數床無有高門大戶來風致涼積汙累燠體貌
姜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絲
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縫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
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孿捲則脊露

高似

孫緯略

藝文類聚未全鬱一作

蔚陋作漏貌作日格作聯脊作背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
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指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
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脰肉落如
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
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癩行步雖曠了無
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
麋言語嘍僞聲音駭人惟堪驅鷄它無所役遣詣阿嵇

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初學記並韵語

牋

又

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崎右嶇強弱相

負傍行斫轅

太平御覽

范氏

王錫妻錫字寡光太保弘子位江夏內史

與王僧達書

蔡興宗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幼立風聲家
行尤謹奉宗姑侍寡嫂養孤兄子有聞于世
僧達與兄錫不協錫妻范聰明婦
人也有才學與僧達書詰讓之

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

稱

宋書

無名氏

宋徐州答魏移書

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
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
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為我西服十載
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為臣不忠宜加誅

討又加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
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
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司竟是以七年治兵
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毫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
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
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為
蠶尾而擁其逋挑開其疆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
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

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
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
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為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
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
談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
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上多濫北境名號
又欲游獵具區
故兗州答移

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崇冲和之氣
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
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圯裂石
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栖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
當歸歷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
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
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要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
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

是以頓兵南瀕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
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克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
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負昔周道方
隆靈臺初構民之附比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
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
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
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為雄斯則
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

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
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
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
飛伏比邦解網舍前矜蛄育穀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
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
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

並宋書

彭城叅佐慶武陵王獲白鹿牋

世祖為武陵王
自雍州刺史改

授徐州北

鎮彭城

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藝文類聚

人為江數讓婚表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時光祿大夫江湛孫數

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數作讓婚表以徧示諸主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
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賴族人凡質陋問閭有對本
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幸今將冠皆已有室荆釵
布帛足以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
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

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幸
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
美胄亟有名才至於王敦攝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
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圜
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
室殷冲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怠而勢屈於崇
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
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

而令婦輒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
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
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
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
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孀敢恃耆
舊唯贊如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
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
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乘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具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
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利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
同科律王藻雖復彊狠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魄
褚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蝨斯之德
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
嗣駙馬之身通離疊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
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忠彰遐邇事
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

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
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
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
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昭察
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
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文身剪髮投山竄海

有司廟祀歌辭奏

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
十二月有司又奏並詔可

無名

氏附

皇朝肇建廟祀廟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
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

又奏

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歌舞詩黃門侍
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
攝施行

有司請免餘姚令何坊之奏

詔可
元嘉起居注

初揚州刺史王引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

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舫一艘精麗過常用功
兼倍請免玠官

有司掖庭有故不舉祭奏

元嘉七年四月奏詔可

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今禮
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
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
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輒重參
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固極必在親奉然苟曰

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如元所上

有司中丞出行分道奏

元嘉十三年

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盡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

門則為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
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
其卑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
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具尚書令二僕射
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有司心喪禫服奏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不著有

無禫制世或兩行詔

使博議有司奏詔可

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綬

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
暮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為永制

皇祖母服議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璠所生母
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

葬而除有司奏

皇子皆中母服

古者與尊者為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
禮五服之內恚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

州詳蔣恭兄弟爭受罪議

恭義興臨津人妻弟
吳暉張興皆陵蔣崇

平為劫侶暉張常避水寄恭家事發討錄不
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恭以暉張是其婦親協

以身是戶主爭求免罪郡元嘉中縣依事
上詳州議之乃除恭義咸令協義怡令

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
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
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寔為殊特蔑爾恭
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
無以過此宜宜摠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
他界為劫造孽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
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

有司叅議不應致禮太傅奏

世祖即祚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傅領

大司馬上不欲致禮太傅
諷有司奏詔報從之

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
盛則然周之師保寔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具禮帝道
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並謂
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即羣心臣等叅議謂不
應有加拜之禮

孝武帝詔報

閭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奉稽諸往
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

有司奏南郊遷日議

大明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使禮官議正博士王燮

之曹郎朱膺之尚書何偃石丞孫爰並議參
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
血之後值雨則
有司行事詔可

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
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
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

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

王燮之議

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用辛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
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
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
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
卜十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
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
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
得用辛也又太始一年十一月巳卯始并圓丘方澤二
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
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
今之郊享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

所據或為未宜又按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
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
曰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

朱膺之議

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
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
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
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

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
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
無常卓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
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
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
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
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
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為北郊可不以

辛也

何偃議

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畢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

之密也

徐爰議

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假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尅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辰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

有司南郊儀注奏

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

通天冠絳紗袍廟祀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
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者通天
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
祀亦宜改金根車為玉路

有司大小駕儀奏

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
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
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

卷十八
憤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
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
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為從序今改祠廟為法駕鹵
簿具軍幢多少臨時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
路木路小輦輪御輅衣書等車為副其餘竝如常儀

有司凌室藏冰奏

大明六年五月詔立
凌室藏冰有司奏

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水於深
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

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
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
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大官膳羞
並以鑑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
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借給

有司奏立宣貴妃廟

乃立別廟
于都下

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宮今貴妃蓋天
秩之崇班理應創新

南史

有司余齊民孝行奏

齊民晉陵人為邑書吏父在客亡及歸母言父遺言

恨不見子於是疏叫殯所須吏便絕大明中州郡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

賜其母
穀百斛

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寔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

有司劫竊依舊制奏

明帝泰始四年四月奏及帝崩具例乃寢

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譴

南史

諒闇內奉嘗祠議

泰豫元年七月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內為親奉

與不使下禮官通議
詔可未詳何人

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遠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為
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
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
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
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為
吉祭總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謂神不享也
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

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
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
二喪兩朞之中並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
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
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
叅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

有司明堂制奏

孝武帝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
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

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作大殿
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

畫而已時

有司奏

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辯周書云
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
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
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
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
南地寔丙巳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
應一周之數

通典

蓋吳

上文帝歸順表

初魏人謠言滅魏者吳也太武帝素甚惡之宋元嘉二十三年

北地瀘水人蓋吳於杏城天台反諸戎響應有衆十餘萬上表歸順太武遣軍擊之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人上表太祖詔授難州刺史北地公會吳討屠各為流矢所中元

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豺狼縱毒蒼元蹈犬
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拓跋
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述天台爰暨咸雍義
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狡

震裂珍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
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
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成平陽二孽世連土宇擁
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
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
提戈載驅魏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偽鎮闔境顒顒
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
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

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鑾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
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

又表

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
丘列於天邑飛鴉鷃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
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
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宅代
北之氓鄴洛聚拓跋之族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

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
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
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薰廓
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魏主二月四日
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
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魏
人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

文帝詔報

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
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寇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
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雖州
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吐骨渾慕瑱

上文帝表

慕瑱兄阿豺少帝時授爵未及拜命而卒慕瑱立元嘉六年上表七年詔

報

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

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傳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

文帝詔報

吐骨渾慕瑣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訶羅陀國王堅鎧

西南夷

奉文帝表

元嘉十一年

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
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
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為守
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
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
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成資莫能
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

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
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昭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
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
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陀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
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
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紐
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
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

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
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
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
不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
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
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
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
哀納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

元嘉十年後為其子所篡奪又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
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
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
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
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
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

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王殊勝第一是名震旦
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應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
救世為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
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又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
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

闕

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
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
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
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
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
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
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
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

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
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家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
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
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
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
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
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紉使得時
還前遣閣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

宋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閣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

奉文帝表

元嘉十二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
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
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
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
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

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
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
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
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
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婆
陀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
微心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
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
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
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
修德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
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托四道人遣
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為信誓信還願垂音告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弱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

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

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
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
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
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
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款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
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
白鸚鵡各一頭

百濟國王餘慶

求賜除表

世祖大明三年

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
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並聽
賜除

倭國王武

上順帝表

武倭王興之弟嗣兄立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詔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

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跡山川不

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
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
歲臣雖下愚忝膺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邇百濟
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
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
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
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
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

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推此彊敵
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假授
以勸忠節

氏人楊難當

襲封武都王後自立為大秦王年號建義寇蜀兵敗奔魏後死於魏

奉文帝謝罪表

楊氏自漢末據有仇池世為氏王至宋高祖踐阼改楊盛封武

都王盛猶稱晉義熙之號盛子玄文帝時代立始奉元嘉正朔立卒弟難當廢玄子而自立使流人司馬飛龍入益州為寇時太祖遣蕭思話代梁州刺史甄法護難當因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邵奔洋川以其黨趙溫為梁州思話使司馬蕭道成進討所向克捷梁州平

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太
祖以其邊裔下詔宥之

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
恩降自然誠無荅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况
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先訓丹誠未
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
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
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
遣叅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

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為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
法護惟擾望風奔逃臣即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
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
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既旋不容禁
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
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
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
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

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無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文帝詔報

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

河西王大且渠茂虔

上文帝謚父蒙遜武宣表

蒙遜受宋命為河西王蒙第三子茂虔時

為酒泉太守蒙議欲立為主襲蒙遜位
號元嘉十一年茂虔上表詔乃授封

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

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膽崑裔芟夷
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
享惟永之不祚功名昭著尅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
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敘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
不安謹案謚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
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為武宣
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

文帝詔

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
西王蒙遜才無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
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
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
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
王

朱道珍鬼

與南陽劉廓書

道珍嘗為屏陵令廓為荊州參軍每與園恭
日夜相就局子畧無暫輟道珍以永元歲三
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
一人以書投廓云朱屏陵書廓開書看是道
珍手跡既讀書失
信所在寢疾尋卒

每思慕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領

述異記 領
諸宮遺事作

顧

青州古冢銘

南齊書云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
得銘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蕪實生

並不能悉賈淵對曰此是司
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試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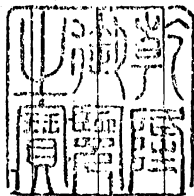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岱嶽神教

義熙五年宋高祖伐廣固岱廟女巫
秦氏能降靈宣教因訪捷期乃稱神

教

天授英輔神麾所擬有征無戰最爾小虜不足制也到
來年二月五日當尅



宋文紀卷十八